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这就是山里人家
处处洋溢着美的芳香
时时追逐着历史的步伐



毕从义/著

山里人
永远是那么淳朴
只要大自然给一点阳光
他们就会尽情地成长

不要埋怨，不能嗤笑
我们的根都是山里农民
绿绿的山，蓝蓝的天
最美不过咱们的新农村

山里人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山里人家

毕从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里人家/毕从义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10

(双百大地印文丛)

ISBN 978 - 7 - 5087 - 2781 - 3

I. 山… II. 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6248 号

书 名: 山里人家

著 者: 毕从义

责任编辑: 霍静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010) 66080300 (010) 66083600

(010) 66085300 (010) 66063678

邮购部: (010) 66060275

电 传: (010) 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华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53mm × 225mm 1/16

印 张: 10.125

字 数: 11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3.00 元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毕从义

毕从义，1950年12月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的一个偏远的山村，现为农民。发表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包括古体诗词）若干；出版有长篇小说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一部。

作者简介



她想起自己小时，和赵老大也是这样在河边戏耍，玩疯了，还会抱在一起跳呼哭叫。可是她大了，看着她的却是不如意的婚姻。这半年来，真不知是怎么过的。而现在，她似乎竟记自己离婚了，羁绊没有了，可已经老了。她叹息一声，又想起年轻时与赵老大那热恋、摸样的那一番火热的时光，似乎很遥远了，远的模糊；又似乎在近处，近的清晰；她叹息。缘分，是呀，男女之间一旦产生爱恋之情，就绝不会轻易抛掉。这种感情可以超越年龄、种族、语言、身份、职业，甚至是国界；都令刻骨铭心，永不铭竭，哪怕是地老天荒，沧海巨变。

作者手迹

总序

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

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这些作品，浸润着农村改革发展的雨雪风霜，散发着神州大地的泥土芬芳，书写了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无比辉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令人为之自豪，令人为之骄傲！当前已经推出的作品由小说、散文、诗歌、故事、戏剧、书画等组成，堪称体裁多样。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是新中国农村沧桑巨变的生动写真，是当代农民鲜活形象的人物图谱。通过这些农民作家的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60年来我国农村发展的清晰走向，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还很少有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很少有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集中出版的意义就不容小觑。

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是当代农民反映新中国农村辉煌历程、扫描农村全面跃进历史、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视角独特，意义不凡。60年来的新中国成就，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奇迹；30多年的改革风云，书写了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13亿人口大国横空出世的进步嬗变，其对人类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广袤农村的改革履迹，更让我们叹为观止。今天，

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新中国的建立使苦难落后的农村换了人间，新一代的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进程，改革开放的深度内涵。面对这些，农民作家们怎能不将激情诉诸笔墨，用多种文学体裁来言说自己的喜悦，勾画自己的憧憬，抒发自己的感喟，表达自己的诉求！可以高兴地说，这些作品正是他们——历史见证者参与者的农民作家自己的切身感受。

不仅如此，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佳作，风格是质朴的，文本是厚重的。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朴素乡音、独特方言的恰当运用，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意义十分重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农民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本次活动中，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的艺术灵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牵手双赢。为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中国作家协会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同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培育、扶持农民作者，出版百部农民作品，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更是一件意义非凡之举。因此，我很高兴地应邀为之作序，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序

鲍喜章

盛夏的一个中午，居住在翁牛特旗一个偏远山村的毕从义先生驱车一百多公里，专程登门嘱我为他的小说《山里人家》作序。为他人著作写序，我一般都是谢绝的。并不是自己清高，而是怕“评论”能否使作者接受，使读者理解，把握的准不准。于毕从义则不同，因为熟悉，更因为他在艰苦的条件下，勤奋写作，笔耕不辍的精神感动了我。情真意笃，谬托相知，于是便欣然援笔。

由于我长期从事报纸文艺副刊的编务，结识了许多文友，毕从义便是其中之一。我们由相识到相知，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其原因是他在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些散文和诗歌。

我读过他出版的长篇小说，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其造诣和潜力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中短篇小说，都有着较浓烈的乡土气息和典型的农村生活特色，给人以许多思考和感慨。

现在，他又把这部《山里人家》放在我的面前。读着、读着，禁不住发出赞叹：作品如此诱人，怎能不一口气读下去！

这部作品是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背景，叙述了在一个小山村里发生的故事。通过赵、吴两家的儿女——赵志坤和吴桂玲的恋爱、结婚故事，大胆而深刻地揭示了新时期农村中存在的矛盾——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传统的等不和谐因素，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给人一种新意、一种启迪、一种震荡；特别是对农村环境氛围的描绘，对塞外风光的渲染描摹，是那样的动人。对农村人物性格的刻画，对人物出身的深刻剖析，是那样的逼真。而对农村农民语言的运用是如此的娴熟，使我们读后忍俊不已，发出会心的微笑，仿佛让我们领略到了峡谷之中村寨的悠远和苍茫，又似乎在远岫云迷的小路上听那飘忽而来的村谣民歌。

这部小说，虽然篇幅不太长，而刻画的人物形象都是如此的鲜明：赵志坤的逆来顺受和默默追求、吴桂玲的大胆举动和执著情感；赵老大的倔犟、吴远奎的豪横；赵大娘的无奈、桂玲妈的温顺，特别是顺山溜的滑稽可笑、溜嫂的泼辣和感人举动……

毕从义的小说善于刻画和描写现实生活。他作品中的人物，就仿佛在我们的身边一样，十分亲切。人生感悟，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都能让读者产生共鸣——这就是真实。文学必须具备这种因素，缺了这种因素，文学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不能启迪人类的认识。也就是说：“不是生活遵循文学的标准，而是文学适应生活的方向”。所以高尔基强调：“使语言描绘出生动的图画，简洁地写出人物的主要特点，立刻在读者的记忆中深深地留下被写的人物的行动、步态和语调。”这才是文学的生命力。

总之，《山里人家》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灵进行了细致剖析，

对农村新生活作了富有诗意的描绘。

毕从义热爱文学，有一定的创作功力，而《山里人家》也绝非他的创作终点。我真诚地期待着他有新的更优秀的作品问世。

(本序作者系作家、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记者协会主席、
《赤峰日报》社副总编)

一、吴家沟的风俗

太阳从东山尖升起。在东山尖的云霞雾霭中，一条羊肠小道顺山盘上盘下、时隐时现，迈向那遥远的地方。苍茫的山谷里，在林木茂密处的蒿草中钻出一道河水，像赤链蛇一样，弯弯曲曲，曲曲弯弯，在太阳下闪烁着银色的光。细听起来，山涧里、沟谷中，河水在“哗啦哗啦”地响，“叮咚叮咚”地唱。顺着河水向前走，鬼知道再用多长时间，才会出现一处处房脊，飘起一缕缕炊烟，袅袅的，向蓝天白云处延伸着。有时，雄鸡的一声长鸣，黄狗的一声吠叫，在千山万壑中，都会引发连绵不断的回响，好悠长，好深远。阳雀子“唧唧喳喳”，吵闹不休；喜鹊子飞飞停停，呼朋唤友。这就是吴家沟。

这里，虽然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但遥距城镇，远离大川，仿佛与世隔绝一般。好寂寥，也好辽远。它在天地间默默地生存着，没有喧哗，没有吵闹，久而久之，似乎被人们遗忘了。

这时，从一家酒肉飘香的院落里跑出一个系着红腰带的十二三岁的小男孩。他脸颊上挂着泪珠儿，很慌张，一边跑一边不住地回头望，生怕有谁追出来似的，十分害怕。他跑到一棵如同华盖似的大榆树下蹲下来，两手抱着头并深深地埋进怀里，“嘤嘤嗡嗡”地啜泣着，是那樣的伤心和无助。有时再抬

起留有剃头箍^①的圆圆的小脑袋，眨眨两只黑黑的大眼睛，摆脱掉睫毛上阻碍视线的泪珠儿，朝另一家院落里张望；再埋下头，依旧“嘤嘤嗡嗡”的啜泣着，频频地抽动着两个小肩膀。

“小哥，哭啥呢？你刚从家跑出来我就看见了。”一个扎着两只羊角辫的漂亮的小姑娘，从他张望的院落里跑出来，蹲在他身旁，用小手指戳戳他的头顶，不解地问。

“我大^②给我说媳妇了。”

“说媳妇怕啥？”

“怕。”

“为啥呀？”

“我妈说那就成大人了，不能再和你一块玩了。呜呜。”

“啊？那、那，咱俩还能一起上学吗？”

“呜呜。”

“说呀？小哥，别哭了。我给你擦擦眼泪吧，好小哥了。呜呜。”

两个孩子在凄凉地低语着，在悲哀地抽泣着。树枝上的一对阳雀子“啾啾”地叫了两声，相互啄了啄嘴，又“扑棱”一下飞走了。村前那条弯弯的流水——蜗牛河在喧哗。村西的蜗牛岭，村北的龙脊山，村南的双壁崖，还有从双壁崖向北伸出直抵河岸的火龙岭……都在呼啸。昆虫在草丛低吟，鸟儿在林中鸣叫，仿佛是为这两个不幸的孩子鸣不平。在火龙岭背后跑出一辆披红挂绿的三套马车，红缨鞭在高空挽着花儿，“啪”一声脆响，马蹄“踏踏”，车轮“隆隆”，绕过一道危峰矗立的雾锁悬崖，驶过蜗牛河桥，在腾起的一片烟尘中，顺着河北岸

① 剃头箍，指男孩的第一个本命年，剃掉年根台上和头顶的头发，留一发圈的风俗。

② 大，这里对父亲的称呼。

向吴家沟飞奔而来。

吴家沟每家都走出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摸着衣兜里等着滴水^①用的票票，有的神情庄重，有的喜气盈盈，朝着飘溢着酒香的院落走去。一群女人，噉噉喳喳；一群孩子，跳跳蹦蹦聚集在村口。跑在树荫下躲灾似的、痛苦无助的小男孩被他母亲拽回去了，他的父亲在院中喜笑颜开地迎接着客人。安慰他的那个小女孩茫然地注视着他一步三回头的泪痕累累的脸，两只黑艳艳的明亮的大圆眼睛里浸满了泪水。

这就是吴家沟的风俗，男孩一到十二三岁就得订婚，而往往女孩子要比男孩子大四五岁。谁知道这是何朝何代立下的习俗？现在已经无法考察了。据吴家沟的老辈人讲：这里的风俗来源于很早很早以前，流传至今，少说也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明朝末年，这里刚有人烟。首先来这里开荒占草的吴家，曾出过一个三甲赐同——探花。而吴探花正是在第一个本命年订婚，比媳妇小五岁。自此，小小的吴家沟开始风光起来，热闹得很。有络绎不绝的车马，门庭若市的乡绅，人口也迅速增多。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清兵入关，崇祯吊死，这里就萧条起来了。到了光绪年间，又出了一个名士——吴举人。据现在还活得结结实实的识文断字的吴远奎说，那是他的先祖，吴探花的十世孙，也是在第一个本命年订婚，比媳妇小五岁。经过乡试、会试两道大关，他满怀信心，进京殿试，心想不考个进士及第，也要弄个进士出身，超过先人吴探花，光宗耀祖，风光门庭。谁知，他千辛万苦来到北京，恰逢以“忠信笃敬”为“根本”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签订了卖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

① 滴水，订婚时，女方给男方长辈倒杯茶水喝，男方长辈给女方钱的风俗。

慨。以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康有为为首，联合各省的赶考举子，发动了著名的“公車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自治图强。吴举人也就自然地被卷进了这股爱国的浪潮中。谁知，这次改良运动，仅仅进行了一百零三天，便宣告失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老佛爷盛怒之下，囚禁了“锐意改革”的光绪皇帝，杀害了“戊戌六君子”，残酷地迫害改良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东渡日本，亡命海外。吴举人自此下落不明，吴家沟也处在一片恐怖之中。吴家人隐姓埋名，纷纷逃走避难，所剩下的也就寥寥无几了。

传说归传说，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吴家沟到底出没出过探花和举人，自然无处可考。吴远奎是牵强附会，还是炫耀门庭？恐怕历史学家都莫名其妙，糊里糊涂。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似有若无的滑稽之谈了。

宣统三年，吴家沟的穷户赵家的十五岁的小姑娘被富户吴家的二十五岁的阔少霸占不从，活活被折磨死。赵家打官司不赢，反而被弄得家破人亡。自此，两家结下了血海深仇。时至今日，两家依旧耿耿于怀，相互戒备，从不结亲。这仇恨就像蜗牛河那么真实，像火龙岭那么坚硬，不容任何人质疑。小姑娘就是赵老大的姑太太，大阔少就是吴远奎的老太爷。然而，男孩子头一个本命年就订婚的风俗，可也像蜗牛河那样清楚，像火龙岭那样真实，也不容任何人更改，一直流传至今。赵老大的儿子志坤，今天不是在实践着这一风俗吗？但是，儿子的不住啼哭，冲淡了这一喜庆之日，使赵老大很不心净。也许，这样的风俗就要在儿子这一代身上改变？那可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敢于抗争的力量。那么，吴远奎呢？虽然没有资格参加赵家的订婚庆典，但心情却非常愉快，大有幸灾乐祸的因素。他在屋中转了一圈，哼起了乡野小调：



得高就；

乱啼哭；

遭劫难；

二、不如意的婚配

庄稼蹿上了，农活暂时没有了。这是一年一度的夏天里难得的几天闲工夫。张凤莲早晨起来，觉得浑身一点儿力气也没有，脸也懒得洗，头也懒得梳，神情忧伤，仿佛有多少心事无法排解一般。靠北墙精致的横橱上的绘有彩凤戏牡丹的玻璃大座屏，映着她那蓬松有少许零乱的黑发和满面愁容。她怔怔地坐在炕沿上，两只大眼睛里隐现着幽怨而又不服气的光束，腿搭在炕沿下，一动不动。

堂屋里的鼓风机在“呜呼、呜呼”地响，锅里的水在“嗞呀、嗞呀”地闹。院内，老母猪把着圈门在“哼哼唧唧”地叫，一群小猪崽儿在它的肚皮上“欢欢势势”地拱，芦花大公鸡带着十几只鸡婆子从鸡架上飞下来，“咯哒、咯哒”地叫，一头牛一头驴还有一匹半大驴骡子在棚圈里，互不相让把头伸进大白石槽，“咯嘣、咯嘣”地嚼，新买来的十几只改良绵羊，还没来得及砌舍，在柴禾垛边“咩呀、咩呀”地吃……多么美妙的一曲农家之乐，又是多么壮观的一幅农家之图，更是兴旺的一派农家之气。赵老大在院中忙里忙外，指挥着这一切，吆喝着这一切，欣赏着这一切。眉眼嘴角都挂着一丝消不掉、抹不去的微笑。他自言自语：就这样闹下去，用不了几年，满能和当年的吴远奎比！“嘿嘿！嘿嘿！”



他又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突然，一个巨大的竖“川”耸上额头，满脸的喜气完全被深重的忧容代替了。他朝儿子的房间瞅了一眼，无奈地摇着头，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叹息，指挥少魄力了，吆喝缺声势了，欣赏无兴趣了。他虽已五十多了，但身体依然像火龙岭那么硬实，心情依然像蜗牛河那么舒朗。黑红而粗糙的脸庞，虽然有纵横交错的皱纹，头上也夹杂着银丝了，但在凸起的眉峰下的那双眼睛，依旧是倔强闪烁，执着的光芒给人一种极有魄力的感觉。只是近几年来，他被儿子和媳妇的不和美的生活弄得有些晕头转向，每当见到外人，突然像矮了半截似的。唯独在自家院子里，大门关上之后，才显示出以往的气势来。他沉吟一下，朝堂屋喊道：“他妈！还没给风莲做中呀？”

“快了。”赵大娘撩起围裙，擦擦沾着面屑的双手，慈善的脸上既有喜悦也有焦虑。喜悦的是儿媳妇就要躺下^①了。如果添个胖孙子，真是可心来了，也兴许儿子能与媳妇好起来，日子也就太平了。吴家沟的好多人家不都是如此吗？一开始，小两口隔隔离离，拧头别棒，有了孩子后就自然认命自然和气了。焦虑的是，儿子依旧不听老人的话，和媳妇就像几辈子仇家似的。有了孩子……她不敢想下去了，真叫父母忧心忡忡啊。唉！几年的操心，使那两只年轻时非常美丽而明亮的大眼睛变小了，昏花了，白发更多了，手脚也不灵便了。这决不是她也比赵老大长五岁的缘故，而是由儿子、媳妇婚后不和的愁闷造成。儿子啊，咋就不体谅父母的心呢？

“死老婆子，啥也不地道了，可有个慢乎劲。”赵老大嘟嘟囔囔地骂着。

① 躺下，指生孩子。